



宛委餘編  
四部稿百五十八至六十  
貳

圖書印  
600  
209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八

龍澤文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皇朝文庫

宛委餘編三

史記載宰我為齊相作亂夷其宗後人以為闕止之  
誤韓非子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則在其時已記  
之矣又云處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成人年則二君亦  
不良矣淮南子齊簡公專任大臣宰相故使田常鴆  
夷子夷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太史公  
稱范蠡至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以為

太史公身被誅

子夷當作子皮

相范蠡謂久受尊名不祥乃歸其相印散千金而去之陶然則范蠡相齊之後又為田常謀事成乃去耳按說苑云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無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而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滅之也

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轆放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門之外而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李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恠曰墳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等年及隆安初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誤對哉夫子又云木石之恠曰夔蝮蝮水之恠曰龍罔象而吳先主樟樹中所斫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敬叔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當是時夫子又當誤對也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師而伏

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  
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  
秦爭寵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  
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狗於市曰蘇秦  
為齊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  
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起與秦身死  
而能報讎者也

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  
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吳公子慶忌欲復王僚之讎而為要離所殺夫差將

亡公子慶忌驟諫欲殺不忠者為夫差所殺一見史

記一見左傳然則吳有兩公子慶忌耶

說苑云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荀子云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趙又有左

師觸龍說太后長安君為質事是有三觸龍二諂而

一忠又二觸龍俱為左師亦奇事也晉文公之舅狐

偃字子犯為上卿稱咎犯其孫平公以咎犯參治國

晉亦有兩咎犯也

宋子罕與田恒九人上逼君下亂沿接外以撓內親

下以謀上又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

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為賢相而韓非氏以為弑君之賊也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之愆者也

漢儒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啓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稷故周姓曰姬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者順生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紂誅順生者子孫順亡故赧王伏此甚可笑桀亦非誅死也王充辨之更益

支離

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敘贊劉向作列僊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梁婦人嫫媧傳顏氏以為後人所羈非本文也

然山海經本草爾雅恐亦非禹神農周公作  
孔子三世出其妻曾子之出妻也以蒸藜不熟孟子  
之出妻也以惡敗按禮記檀弓曾子父子俱出妻然  
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  
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恐別有據

太公金匱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盡丁侯射  
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  
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  
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據  
此則太公一吃茶事魔茅山道人也誣罔那可信

王充云堯以天下讓舜鮪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  
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鮪何得有此事而充妄引之  
慮子賤治單父而懼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  
教之也

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  
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  
破之見史記又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  
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  
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見韓非子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從其僕謀謂武侯曰起賢人也而國小與疆秦壤界竊恐無留心也武侯曰柰何曰試延以公主無留心則必辭公仲召吳起令公主怒而輕公仲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也辭武侯遂疑之起出奔楚見戰國策合三者觀之為起妻者不亦難哉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紂不聞拘宜室果繫所也漢不宣以名齋殿

淮南子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註謂上黨地

揚用脩引列子稱太行為太形從形字音此亦一證古樂錄載下和獻楚王玉王使樂正子視之以為石也而則和足此樂正子即所謂下堂而傷其足三月不出猶有憂色者也又傳稱堯時十日竝出焦禾殺稼使羿射九日盡墮及羿妻竊長生藥入月為嫦娥事雖不經而極可笑予嘗戲作荆玉篇末云膝行向前中自傷野人安敢望陵陽惟憑寄與樂正子三月胡為不下堂又古意末句云不信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可供藝林一笑阮嗣宗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註謂李夫人趙

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有為趙李報德，復怨。註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脩，又言即趙李李欵。然二人皆陽翟太俠，為何並所殺未審，孰是。

諺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詩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其事甚明，而附會其說者，至以池魚為姓名，以王謝為商誤，游烏衣國，又孔子謂公冶長，在縲紲之中，而小說謂公冶長識鳥語，為鳥所誤，至沈佺期引之入詩曰：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皆可笑也。

李密為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迥秀為母，出忤婦而晚為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為夫病，剔目而後以妬聞，太宗脅之以毒而不懼，臧質之守盱眙，奚減耿恭，孔覲之清節，何愧羊續，袁顛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平陵方望以書別隗囂，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



望聞鳥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  
有奇人聊及問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雖鷓夷子  
皮何以加焉然至立劉林作天子自為丞相卒陷木  
膠死者有知能無為西州強魄所笑

梁冀使馬融為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  
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  
手又五行志稱其好着婦人之服以為服妖顏氏家  
訓有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  
粉施朱駕長簷車踉高齒屐坐基子方褥憑班絲隱  
囊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傳朱粉耳昔人不知隱囊之

制觀此可以意會矣古字穩皆作隱疑此穩囊也

陰符經是秦漢人贗作李荃為之釋仍託辭於驪山  
老姥以神其說揚用脩遂謂為荃作非也荃開元時

人永徽中褚河南遂良嘗奉旨寫一百卷今養生家  
尚尊之以比於素問參同

驚帆魏曹洪所名駿馬也馳馬吳孫權所名快舫也  
二事正相反而又相對出一時甚奇舟又有鳴鶴飛

鳥青鷁茵鷲蒼隼鸚鵡鸚鵡頭鴻毛者皆鳥名見  
西京雜記晉令宮閣記吳志蜀王本記輿服雜事諸

書白鵠青雀見梁元帝詩

楊用脩記魏蘓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則為侍中侍  
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  
虎子則咲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  
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  
謂不得坐車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荅  
茂陳晦伯正楊辨之更不明按虎子藝器也漢侍中  
親省起居不免奉溺器漢孔安國以儒者特聽掌御  
唾壺朝廷榮之鹿車柴車也中僅容一鹿故名漢冗  
散郎乘鹿車見趙憲傳茂以則雖貴而藝故咲之則  
謂我雖藝不若汝之遲滯也以虎子對鹿車又借仕

宦不止車生耳意非謂重較反語也  
王充有辨諱諸篇其辭雖繁猥亦足以見當時風俗  
也大諱四其一諱西益宅墓與田則不諱其二諱被  
刑為徒者不得上祖父墳墓其三諱婦人乳子以為  
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不與交通乳  
子之家亦忌惡之踰月乃入室江北乳子不出房室  
至大乳置之宅外江北諱大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  
大其四諱舉正月五月子至曲俗微小之諱如厲刀  
井上承屋檐而坐反懸冠偃寢以箸相受相代掃之  
類不一而足又穿墓起宅蓋屋擇日墾田治園圃不

擇日沐頭擇日浴不擇日裁衣擇日治冠不擇日今亦因之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不以子卯舉樂云殷復以子卯日亡也今小兒除髮避火日丁日

荆楚歲時記五月忌曝牀薦席又忌上屋

傳謂夔一足而莊子又有夔憐蚘蚘憐風世人真以夔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哀公問孔子曰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它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非一足也又謂黃帝四面而尺子明之引孔子云帝合如己者四人于四方謂

四面耳非真四面也

古稱金鷄放赦至今詔書於五鳳樓以金鷄口銜下之三國典略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有占天雞星動當有赦故帝王以金鷄建赦

商維鼎十有凶蔡君謨以問劉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古器銘有十二月十九月牧穀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十三月或是閏月若十四十九月則不可知矣或以為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要之古無此禮殆不可曉也

屈原猶稱朕皇考秦制定

而後人臣始不敢稱朕矣然於稱謂之際猶未大相  
懸避也馬援醜酒亭士皆伏稱萬歲姚期叱門者曰  
趕武帝詔山濤曰山太常雖居諒闇謝鯤言端拱廟  
堂薛宣自言垂拱蒙成蔡邕楊賜碑統太麓之重潘  
尼贈盧景宜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奄忽登遐  
陸機父誄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和晉  
曹摅一縣皆稱曰聖君司馬相如傳臨邛命日往朝  
相如魏相傳帶劍奏事霍光傳鳴鳴殿前樹上黃霸  
郡國上計吏長史一輩先上殿自六代而後則無之  
矣宋孝武裁損諸王制度其禁始嚴見江夏王義恭傳

桓譚新論曰太原民為介子推故降冬不火食今  
陸翽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  
食三日作乾粥范曄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移文介  
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琴  
操云介子綏焚死文公哀之合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所謂降冬及五日者恐記聞之誤今以百五日為正  
左傳云一介行李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  
行使宋方勺云臯陶為大理一本作太李天官書燬  
惑為李徐廣注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李法顏  
師古注李者法官之號李與理通蓋人將行而理裝

也左傳又云行理之命

班孟堅西京賦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李善引服處注以玉飾因名焉抑何陋也屬玉水鳥名天子以栢梁灾為厭勝故上林諸觀多以水鳥名觀觀即館也見西京雜記此不甚僻而服註乃爾

蹇產西京賦註以為高大貌上林賦則曰屈曲婆娑王褒四子論註以為舞貌然老子婆娑又病態也翠粲子虛賦張揖註衣聲也嵇生琴賦曰則曰鮮色也膠葛即膠葛一註上清之氣一註雜亂也一註廣大貌岬岬一註漸平一註險高歲徒子虛賦註羽飾貌封禪書註委頓

也南都賦註羽飾貌蓋隨文詁釋非真有所攷據也

註謝靈運詩天鷄弄和風鳥也郭璞江賦天雞則

云黑身一名莎鷄按詩莎雞振羽羽蟲也然江賦所

云天雞晨鵠鷓鷯則非小蟲明矣

龍鍾蘇鶚解以為不昌不翹舉之貌終不能釋字義

一云竹名又以為鐘籠亦不明其為衰態也

黃銀瑜石傳者謂為一物非也禮丰威儀記曰君乘金

而王則黃銀見唐太宗賜房玄齡等黃銀帶時杜如

晦新亡帝欲賜之以鬼神畏黃銀別賜黃金帶於靈

座廣志曰瑜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鍾會芻

堯論云莠生似水鑰石像金唐高宗上元中詔九品服  
淺碧鑰石八勝帶然則黃銀貴而鑰石賤也今二物不  
聞以為貨亦鮮有裝飾者豈後世不復產耶按王莽作  
威丰以五色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  
師古曰若今作鑰石之為然則鑰石乃鑄成者也  
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為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  
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生  
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  
試之石則正白然則黃銀者其亦丹砂所煉者耶  
石蜜非蜜也本草云石飴也生武都此品今不見今

所謂石蜜者糖精也按唐書番胡國出石蜜中國貴  
之上得其法合揚州煎諸蔗之汁造焉色味逾於西  
域異物志云交趾之單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  
如博棊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  
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逾輕註云煮而暴之則  
凝如石而其甚輕可攷見矣

孟光舉案齊眉按說文几屬也楊用脩引張平子何  
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為青玉盃且云光一婦人安能  
舉案則用脩以案為今之案卓耳以案作盃尤無據  
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以

今度之想是王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為  
几屬耳或於案中別寘器或徑寘食若孟光則力能  
舉石臼而况一案乎

堯千鍾孔百觚蓋自古言之而高允酒訓稱子思云  
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  
按百觚故為過辭一升亦非實錄鄉黨所云惟酒無  
量不及亂則夫子固善飲者也

宋五行志謝靈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  
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蓋其時人出入皆用門  
生扶曳靈運但多耳家有宋榻右本右軍太令像簪

冠博衣若半酣狀前後門生二人扶曳之與此正合  
古人吉禮尚左唯喪禮軍禮尚右左陽右陰故喪  
禮右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  
胡元之世丞相將軍以下官俱先右而後左秦漢極  
強元極大秦於金石文及本紀稱右丞相去疾左丞  
相斯可證唐玄宗時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  
右相以李林甫楊國忠為之而左相陳希烈韋見素  
取充位而已當始皇及天寶之季亦最强大也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為盛又樂府註云齊人  
本好轂擊相犯以為樂也

涓石梁好畏見己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不聽宰折雖不爭而聽孔子馬為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圍拙說而得疑亦寓言也

漢書高祖五年合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然漢書凡傳皆稱乘不知是分別也不然文帝之從代即位周亞夫之以太尉南討至六傳豈小緩事耶而四馬下足也

古象刑墨黥澁其面也僇嬰凶冠之飾合共艾畢以蒼白色作鞞

今罪人服之也非對屨慎子作紕或履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緣也亦可謂輕矣

孫掉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山物海人曰海中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水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杖不可枝釣魚為舖不足充饑楊用脩全倣此而稍增益之

管仲初相齊以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賓公子開方游於衛季友游於魯蒙孫遊於楚其後復使公子舉游魯開方仍游衛曹孫宿游楚以隰朋為大行



醋  
再按錯  
錯之錯  
海

甯戚為大司田王子成父為大司馬賓胥無為大司  
理東郭牙為大諫其最後也以開方游衛十五年不  
省親而勸桓公勿用可謂能用舍人矣

司馬田穰苴傳人或疑之以左氏不載也按晏子云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玄端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  
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  
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  
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

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  
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  
人臣不敢與焉此事可入傳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鯀國而解下裳墨子  
見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見劉子

東方曼倩陸沈金馬為太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  
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  
甫希之也見桓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脩  
鍊見蜀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  
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

徂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少陵詩所謂投壺郭舍人者，卽與東方朔滑稽而不勝者也。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餘驍。顏光祿載汝南周瓚會稽賀徽，竝能四十餘驍。驍者自壺躍出，復以手接之，屢投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尤妙者，有蓮花驍。

古樂府有鄭櫻桃篇，極言石虎以妓女爲后。按晉書載紀云：櫻桃是優童也。虎溺嬖之，信其讒，至殺妻及攷十六國春秋，則云櫻桃是冗從僕射鄭世達妓也。太妃給虎虎嬖之，立爲后。又二石僞事云：虎攻中山，

撮

得鄭略妹，爲妾，信其讒，射殺妻崔氏。與歌辭合，未知孰是。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奇。

孟嘗君客，鷄鳴狗盜而出。秦難楚子發禮，善偷者而却齊師。史稱齊文宣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爲書將西討。周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三國典略載其全文曰：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葛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

下甲汾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  
長安梟彼兇首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奸乃欲  
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  
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齊主覽收草於兇首  
下足九言曰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即此詔也

昔人以王右軍蘭亭詩敘比石崇金谷園詩序云右  
軍甚喜楊用脩嘗得其全文傳之及覽脩文御覽所  
載云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  
二百口鷄猪鶩鴨之屬莫不畢備用脩所載缺此恐  
亦未是全文

蔡琰入胡為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  
女賀知章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為道士而宋  
祁傳之隱逸蓋脩史者悖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

杜牧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東然  
福建汀州之名汀亦以溪水如丁字也巴江流亦如  
巴字

沛國劉顯偏精班漢時人目之為漢聖杜預研精左  
傳時人目之為左氏癖同一精也一以稱聖一以稱  
癖

歲之為遂也尺之為赤也卷之為弓也雖古書道經

有之然而不可恒用也

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  
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  
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云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  
迂而不信

晉志稱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  
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大駕  
車千乘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鷲置屬車間豹尾中然  
則武帝世又有一趙飛鷲耶抑李夫人之誤也

名山藏書者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土  
文括畧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  
之又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理  
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入  
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禹  
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  
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  
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  
知道水方齋於皇帝之嶽禹乃齋於石簣山果得其文  
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為山海經荊州記小酉山上石

穴中書千卷相傳秦入於此而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  
 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  
 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入九子皇天塲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有藏道經者抱朴子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  
 五嶽真形圖名山五嶽皆有藏於石室太上真人靈  
 寶秘文內符鍾山真人授禹禹更撰定為一通一藏苗  
 山一付雲水洞室玉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崑  
 崙北洞太洞篇目云鬱儀結隣藏王屋中清虛洞飛龍  
 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真三  
 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

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榮陽褚氏相牛又  
 有浮丘伯相鶴經甯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  
 師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  
 者又有寒風吳相口齒麻胡相頰女厲相目衛忌相  
 鬣許鄙相尻代羯相胸脇管青相臆吻陳非相股脚  
 秦牙相前君贊相後

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衝波傳  
詩云不知黃雀侯瑾字子瑜見燉煌錄又廣漢陽翁仲  
 解馬語見論衡李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詹何得牛鳴知牛  
 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

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

荀勗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朗食鷄而知其栖之恒半露又能知鷺白黑毛處可謂玄解若玄晏食麥而云桃李三汁所漬則不難矣史稱海西公無失德以牀席之言易誣故謂其陰痿廢後生子不育時人憐之按五行志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韉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廢其二子以非公之子縊以馬韉死之日南方獻甘露又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

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日成龍子其歌甚美其音甚微海西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己子豈海西真痿耶抑溫之所誣者正令人為謠言也

女子化為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遂能御女寧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大唐光啓二年郿縣女子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為男丈夫化為女子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

王寵之至亡國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嫁  
人生一子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  
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  
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陰勝陽  
厥咎亡洪景廬謂為釋證南渡後有之不為災矣偶  
因戊辰年事記此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  
天下無後而宋書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  
淫而不產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  
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一百五十八卷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

史記厲王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魯  
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  
行仁義厲王奔於彘諸侯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而  
厲王死太子立共和復歸於衛正義引而闢之曰衛  
釐侯卒於周宣王四十二年太子共伯餘立為君第  
和襲共伯於墓自殺和立是為武公年歲不相當以

史記所引為是也。薛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脩後宣王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餘俱與魯連同。又竹書紀年云共伯和于王位。又似可據。然所謂衛州共城縣者。兩漢方有之。則魯連亦似贗書也。

襄沔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陽太子於此齋造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按梁武帝破臺城後。昭明始生。未幾即立為太子。何嘗出督襄陽。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亦無關也。常熟虞山福地俗名李王宮七星檜甚奇。中有臺志以為昭明太子讀書臺。檜

乃昭明手植。蓋亦此類。

太白詩有云堯幽囚舜野死。按續述征記云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囚堯城。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末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萬章所謂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又東通云蒼梧人風。嫫媿割地氣。敲瘡。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歷其途。况以萬乘垂歿之年。而堪巡幸其國。兼復二妃不從。孤魂盪盡。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



王流彘楚帝徒柳語甚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又述異記朝歌有獄臺相傳為禹囚舜之宮韓非子云舜逼堯禹逼舜蓋自晉有此種議論矣

曹大家云臯陶之子伯益也仲長統昌言秦益後益即臯陶子也按臯陶之後封於六秦趙皆伯益後竹書紀年禹薦臯陶於天三年先卒始薦伯益而左氏所稱臯陶庭堅不祀之說恐益非臯陶子也

女國無男子照井而感孕生必女子說已近怪矣玄中記所載殷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二子從背齋出是為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宋謝鳳子超宗宋孝武嗟賞其才曰超宗殊有鳳毛洪景盧載世說五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木奴固自有鳳毛以為始於此然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遺記稱青鳳吉光裘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有出處不可曉

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施馬足陷橋為閣羅鳳所擒新唐書因之云宓敗死於西洱河通鑑所紀則云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

入被擒全軍皆沒高常侍集詩序則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董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賊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以是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因賦是詩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

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錄然竹書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之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華是琬華是琰則琬琰之刻非佳事也又云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

尹交遂以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而亡國也又國語曰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錢鏐歷事唐及梁唐雖奉正朔而寔三改元一曰天寶見明慶寺院羅尼幢崇化寺尊勝幢吳氏十五始發願文二曰寶大見九里松導勝幢衢州思馬墓誌三曰寶正對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洪氏記之甚詳

封。

然則安重誨之所以削其爵蓋為此也

賈誼過秦論兒良王廖杜赫甯越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呂氏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又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世說云鞭撻甯越以立威名當是一隱而賢者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至一歲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漢廷尉主刑獄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五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詔獄水司空掖受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而京兆及長安萬年二令各有獄漢儀註獄二十六所光武悉省之其最大者廷尉司隸洛陽獄也今我朝刑部都察院各有獄如廷尉大理止為平亭之署錦衣衛有獄如司隸其餘五城兵馬司順天宛平大興俱各有獄非人主理官之獄也

條脫臂飾也見真誥萼錄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

等織組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  
致契闊繞腕雙跳盪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  
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  
內引沙門居之以為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  
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  
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曾引江表傳千吉立精  
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慶士  
綦毋君公揚奇於緱氏界周磐自重舍還張負在  
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  
可用但不宜用之俗地耳

女牆見左傳襄公六年注廣雅睥睨女牆也釋名曰  
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虛牝壑中  
之窟穴也大戴禮以丘陵為牡谿谷為牝博風屋翼  
也見儀禮士冠禮注疏

小說有齊諧記見莊子齊諧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  
漢武帝時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夷堅志出  
列子云夷堅聞而志之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  
錄張瑞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酉陽雜俎小酉山  
石穴有書千牙諾臯記有引梗陽巫臯事者遁甲中  
經云住山林中呪曰諾臯太陰將軍蓋諾臯乃太陰

之名太陰乃隱神之神也

語云鴈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為鴈塞則非也  
荊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  
際鴈飛翥至此即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  
翻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地在蜀漢間

三秦記云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  
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當是時城方  
成耳

廣州記云廳梁上畫五羊云高固為楚王相五羊銜

穀萃於楚廷故圖其像為瑞番禺雜記則云廣州  
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按五羊銜穀楚廷却  
不當以此名廣州也番禺雜記似有理  
蜀人見驚異者必曰噫吁嘻晉音尊者曰咄左右應  
曰喏故太白蜀道難表聖休休亭記用之宋玉之些  
子雲之歎乃皆方音也歎乃音襖藹湘中人泣舜之  
餘聲也

陸機草木疏若可按酒梅宛陵詩多用案酒字今俗  
云添案蓋出此也

古詩多用流黃機環濟要略云間色有紺紅縹紫流

黃流黃蓋機中所織絲色耳

詩既醉之章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今世俗語凡畫美婦人皆曰士女

丈夫按禮曰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愚恐夫字訓在先膚字訓在後未必爾也

趙岐注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追鐘紐也蠡絕也趙希鵠辨以為非曰追琢也詩曰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今人以器物用久而剝蝕曰蠹追蠡者禹之鐘欵艾追起處剝蝕

也此語大似有理

余見前輩詩語稱罍罍及余時有所作詩俱似殿閣簷角網按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棖為復護雀網為罍罍其識誤如此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罍罍災雀約罍罍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顏師古則云連闕曲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然一曰屏劉熙釋名曰罍罍在外門罍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按作簷角網不應獨災而不及殿宇第所釋之義終未明耳而罍罍二字形類罍網又杜詩罍罍朝共落則唐時士大夫真以為護雀網矣又

古今注云罌罌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  
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墻也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  
爲疑獨黃羨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祀下  
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  
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王建通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明年爲天漢元年  
國號段明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圓丘木風拔木改  
元光天仍稱大蜀見禱杭正史不載聊記於此  
蜀禱杭記王衍十四年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問李昊

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落拓  
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容悴而  
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名得至寶按樂府雜錄亦  
云康老子者嘗與國樂狎蕩家偶一老嫗持舊錦襦  
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  
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一室清涼卽  
酬千金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  
人歎之製此曲亦曰得至寶又曰得寶子然則得寶  
子之名樂府方備唐英亦未能詳也  
市曰市井風俗通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

濯合香潔然後到市恐未必然或曰古者九百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然又有鄉井閭井之說則以其居近共井而飲也豈在邑稱市在野稱井歟今自御前以至諸王鹵簿皆有誕馬誕字義不可考程大昌以為袒馬義取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引宣和鹵簿圖誕馬用色帛周果一方氈蓋覆馬脊不旋鞍為證理或近之然有氈帛為飾亦非袒矣今却有鞍轡如常而氈覆之

洗馬洗先也騎而為太子先導也音鏡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

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不然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簞菓  
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當門戶  
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  
八九七十二猫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  
見吳下田家志用脩輩能引證之又有三夏以後語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水甜如蜜四



字

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黃葉舞六  
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  
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整此  
語人罕知之聊記於此

上元張燈三夜其十七十八夜據宋野史俱以錢王  
入賀疏買兩夜按貽謀錄載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  
書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  
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合開封府更放十七  
十八兩夜燈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然則

淳化以前張燈蓋不止上元也

宋高祖劉裕丁巳生庚申即位後至陳隋兵以丙午  
渡江江南亡宋太祖趙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至高  
宗徙都錢塘元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楊維禎云宋  
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於乙亥丙子元  
平宋亦同

周興嗣千文有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柳子厚文有矣  
焉也者決辭也

蔡邕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俱昧死言王莽盜

位慕古法以昧死為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右軍崇山峻領與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同蓋古字也真誥中亦云領注山領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古俱作領字

任昉述異記謂堯殛鯀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按鼈三足曰能與熊殊不類鯀之化能乎抑能乎淮南子云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

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然則禹亦嘗化熊矣會稽之祭廢熊白殆為此也似不以鯀化故

禹父化為黃熊已亦化玄熊妻死而化為石妾娶於天曰聖姑大抵不經之論然獨禹為多故名神禹樂彥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之北野隨畜遷移中國謂之匈奴太史公亦云夏后氏之苗裔其先曰淳維而以獯鬻為唐虞北虜小不同耳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

曰其為人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按劉子謂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其量誠可謂隘矣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為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鼻之下口之上曰人中趙孟頫云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余戲謂此語亦有理但以婦人言之下有雙乳亦豈單竅乎

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中書亦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顏氏家訓獨云邑號朝歌顏淵不舍蓋引論語撰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之墮車按顏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行墨翟惡奢喜儉於理為近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為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壁而去

映

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  
學羊欣書者為重臺蓋梁武評欣書為婢學夫人舉  
止羞澁左傳晡時為僕日映為臺又曰士臣阜阜臣  
輿輿臣臺臺蓋執役之至賤者重臺者婢之婢也  
大戴記公符篇成王冠祝不惟所謂陛下離顯先帝  
之光耀肅勤高祖清廟陛下永永與天無極識者以  
為非周制而已其文辭靡不剽倣始皇詔令碑刻可  
發一笑

許冰子進說文稱長安槐里公乘又蒲江石闕刻有  
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曰公乘者百官表於爵級  
第八言得乘公家之車也

韓退之土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吳坳云長  
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鯁魚按此是  
潮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程太昌演繁露引  
傳燈錄毗奢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  
神力分身為蠶被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  
悲號以為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俞益  
期牋云馬文淵立銅柱岸北出有遺兵十餘家居壽  
洽岍南對銅柱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  
食尚與中華同號曰馬留恐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

記得一小說龍戶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蓋即所謂崑崙奴也

章淵云吳興一村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為左史丘明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弱為邾國大夫以為左乃魯史官丘則姓也此正六朝無識人作可供一捧腹耳何足引以為據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妬壘設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四云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救叛逆之誅孫

史

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廣陵謂王胥也孫主謂權也李頌華嚮不見正史

中興頌復復指期出匡衡傳及何武奏注復復依其舊也上音如字下音福

楚禱抗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用諸御已言而罷乃其辭有吳不用子胥而越乘之何也灼然偽書無疑

述異記言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大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按顏淵死僅年三十二貧不能槨門人厚葬之豈有預營塚墓手植

墓樹之理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于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荈為參乘襄子進視梁下有人青荈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荈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荈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鉏麇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本應

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十餘年而通始用事了不相及也

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寔炎祚之正緒也按異苑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亦一徵也

金陵覽古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因名梁殿會稽志所載大禹廟梅梁生花

今其木尚在

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克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又其女當不止文姬一人也蔡文姬傳所載悲憤詩敘事與邕傳不相合豈邕自從董卓辟而女之嫁衛仲道者為驅掠入關耶

前史皆以先始興不救周伯仁為罪攷之語林司馬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死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然則安平號長者其心事又在始興下矣

宋書稱元凶劭帝即位後生劭自前代以來未有入君即位後生太子惟殷帝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按周成王生康王在即位後若漢室則無之矣帝乙未即位時元妃尚為次妃生微子後元妃卒次妃始為元妃生紂微子後稱庶紂稱嫡也語見呂氏春秋及鄭玄注若太史公本紀直云啓母賤不得

立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

蘇味道摸稜宰相二字不知處按盧氏雜記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天下事方殷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故名摸稜宰相

廣名云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然則寄死他鄉而呼旅櫬者非歟今人倘於書啓詩句間呼旅柩未有不訝以為俗者

跬一舉足也上音奎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也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噉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王僧虔用掘筆以避名似若以為拙字之誤非也字素短而無鋒者曰掘幽明錄王明兒鬼云鄧艾今在尚方磨十指垂掘豈有神又搜神記載苟序十歲於青草湖船落水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少頃一掘頭船漁父送還之張志和漁父詞作掘頭船蓋掘與掘通也今俗語短盆物亦曰掘頭

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



室放牛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又水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洋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慣作此伎倆矣

王濟冲少時父為涼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數百萬皆辭而不受及至台司好興利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定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脩家具為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於昔

漢以洛陽為雒陽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土行也水得水而流土得水而軟故除佳加水見魏略詔文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投於江後父得而養之廣後不治本親服胡寅亦不為父所舉伯父安國舉之寅後亦不持父服何姓事之同乃爾

釋迦佛以四月八日生今人多以其日誦經作緣事按攝生月令其日不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福慶又齊人月令其日亦不宜殺草木性服生衣

進溫酒服溫藥豈偶合耶抑互相述也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束皙引周城洛邑引流水以汎酒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為盛集帝賜帑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為陽城令虞所謂曉人不當如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畧與虞同而云後漢末郭虞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而三女產並亡時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祈祓自潔濯然漢書禮儀志三月上

巳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自洗祓濯除去垢為太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不起於徐肇郭虞二人祓濯之原來皆亦一時附會不能知也

五月五日生者齊相國田文漢大將軍王鳳太傅胡廣晉將軍王鎮惡皆極顯貴其次文學則崔信明孝子則紀邁故不足信也

張幼子嘗示余一石中有巖空魚形以為奇瑤余謂此不足奇也按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

長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然則彼地徧山皆此石矣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岑彭攻公孫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按彭本傳彭破公孫述營彭亡惡之是夕為公孫述所刺然則此山已預有之為彭亡之讖非以戰歿而後名審矣

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曰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故晉后妃傳贊抑

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及致亮傳內却不載此事可謂略矣通鑑云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安在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似亦不及殷說詳覈

易歸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太陵而上鈞臺枚占臯陶曰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于天占於臯陶臯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鄉按禹初讓位於臯陶不得乃薦之於天而臯陶薨始薦伯益然則臯陶固未及事帝啓也

桀之亡也。以妹喜。帝王世紀曰。桀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置妹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以適其意。肉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竹書紀年。乃云。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瑤。愛之。而每子。斷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其不同乃爾。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鈎索。其臣推移木戲水。殺鼃。鼃。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墨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

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鬪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於商亦以有同惡五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於紂。湯之取桀亦易於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於桀也。

風俗通云漢武帝登太山探策即阼之年得十八因倒讀之為八十後壽至八十非也帝壽自七十耳攷帝以元封元年封太山五年增封自增封以至後二年恰十八年神蓋默喻之矣

唐史昭宗既遷都謂左右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慶樂按冀州圖經及郡國志乃紇真山也昭宗此語可憐之甚

墓碑生金郭璞預占庾氏之禍至桓元子時果然而庾氏滅以為至不祥之兆然賈梁道廟碑生金則晉元帝江左復興之瑞也又考魏潁陽碑乃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云司馬金行六字者明魏六世而遷代也然則生金者皆司馬之瑞而其家之禍也賈梁道亦易世而絕又有南風之亂後事出段柯古所記尤僻故載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祀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五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紀周曰年都元敬謂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稱歲禹貢作十有三  
 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  
 嘗稱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  
 祀按唐開元天寶間改稱載復稱年  
 王履吉別號雅宜山人按雅宜山舊名娜如元虞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生始改名何仲默號太復山人太復山一名胎簪山  
故仲默作文賦七之類多稱胎簪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日卒  
於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夏四月乙丑日年七十三孟  
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  
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後之十一  
月十五日也其日日長至鄒人是日廢賀按江以北  
人俱不賀至似未因孟平日也

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  
胥得名吳人鄉語以鬚為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為蘇

州按續圖經紀云姑蘇臺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  
吳縣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水記闔閭作春夏游  
焉又云夫差作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  
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或謂姑餘不可知而始  
於闔閭成於夫差豈得云因伍胥而誤也姑蘇自是  
故名第古以名臺今名驛而正德中纂志書者冠以  
姑蘇却大可笑

樂毅書故鼎返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  
作歷室周官遂師抱磨亦音歷

虎丘山千人石有顏魯公書虎丘劍池四大字米元

章書史以為大字第一今志亦載之又刻清遠道士  
詩有金氣騰為虎語按唐避太祖諱改虎丘為武丘  
虎林為武林神虎門為神武門纂脩隋書凡虎皆曰  
猛獸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及武丘寺路寺詩而  
諸公集中亦有不盡然者豈臨文不諱耶抑為宋人  
校正梓刺也至於大書刻石魯公必不爾其為宋初  
善顏書者假托無疑

常怪蘇長公以學士出鎮金山作機語不能勝了元  
翰所繫玉帶於山門以為非三品所服及攷葉夢得  
云親王宰相皆服金帶元豐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

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  
方故以方團為別二王力辭不許乃請加金魚詔以  
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始此然前此熙寧中復  
熙河百官班賀神宗解所繫排方玉帶賜王安石使  
服以入賀固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復  
青唐徽宗援例賜蔡京玉帶仍排方以京位太師故  
也京請琢為方團又請佩金魚自是何執中王黼鄭  
居中童貫蔡攸皆橫被此賜夢得又云故事玉帶皆  
不許施於公服及攷輿服志亦然又云三品以上得  
用金玉犀帶蓋常服也若我朝則正從一品其朝



衣公服常服三帶皆用玉或素或花隨意而尚書二品遇特賜皆得繫之其禮覺更優也常服帶通用方團天子黃鞞親王紅鞞人臣黑鞞以為別

石林燕語京城士人俱用青涼傘祥符五年詔親王得用之六年兩府亦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若餘官出京城門許用涼傘必去帽則所謂重戴之名以兼用席帽涼傘而得也青箱雜記謂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離身攷輿服志則云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

帽之製本野夫巖叟之服以阜羅為之方而垂簷紫裏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領下蓋折上巾又加以帽故謂之重戴宋初御史臺皆重戴餘官或戴或不後新進士亦戴釋褐即止淳化二年詔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三司使副則否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按重戴即席帽可以避日石林加傘之說固誤而青箱雜記既云曳袍重戴又云席帽自隨亦非也古有席帽山其來已久又兩制臣有疾須一服清涼傘亦謂兩府方得用之故耳

用脩云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  
多著罽羅全方障之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  
之施以珠翠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  
阜羅巾幘而以席帽油之御雨唐永徽中用帷帽施  
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官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  
面古制薄盡矣然則男女皆有席帽而罽羅之制又  
自小異唐人男子不去席帽而婦人去席帽尤可笑  
也

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屬尊出入百官不避特賜三  
接青羅繖一紫羅大掌扇二塗金花鞍韉茶鐐等物

以為儀衛又以蔡京辭兩國公封特賜青羅繖塗金  
儀仗等物悉如二王馬前圍子手二百人惟無紫羅  
掌扇耳

阿濫堆蘇幕遮俱曲名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采其  
聲為曲又作鷓濫堆段成式云此鳥色黃一變之鵝  
色如鷺鷥鷓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漸漸白蘇幕遮  
胡服也一云高昌女子所戴油帽

陳武帝九錫文妹曾震懼遽請灰釘李商隱露布飛  
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引杜篤論都賦燔  
康居灰琢奇椎鳴鑄釘鹿象龜用脩引何子元餘冬論

證其非謂曹爽在獄中乞棺與灰於司馬懿其事本  
不僻云云按王凌既降未測懿意故乞棺釘與之凌  
乃仰藥死曹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給米肉  
糗餼且以書慰之爽大喜過望未幾獄具夷三族今  
以灰釘事歸曹爽抑何舛也

長安廚門其內有廚官故城門曰廚門如淳曰今名  
廣門也秦王與燕太子丹誓所謂廚門木象生肉足  
謂此蓋門置木象以為觀美耳

彭城故彭祖國也城東北角有層樓下曰彭祖冢列  
仙傳諸書俱言彭祖為殷王所忌西入流沙不知所

終而此云冢者豈亦橋陵葬衣冠之類耶  
陳留風俗傳酈食其有封高陽侯其後酈峻字文山  
官至公府掾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  
廣野君初未嘗封侯而其子疥始封高梁侯改封武  
陽風俗傳誤也

魏興郡壻水南歷壻山溪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  
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  
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伯無子七女造槨  
酈道元云世人疑是項伯冢按史記項伯名纏封射  
陽侯子睢封後以罪除平臯侯名它碭郡長至曾孫

勝罪除桃侯襄最後封子舍為丞相而四侯中玄武  
侯者史記漢書年表俱遺之然則所謂項伯無子七  
女造家皆妄也班表以桃侯為桃安侯不言項伯名  
纏應劭風俗通謂六年封楚令尹項纏射陽侯碭郡  
長項他為邢丘侯邢丘桃安恐不如史記之的然也  
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以  
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  
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  
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下復以戊申封呂  
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

系

等以二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  
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  
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  
未必實也  
水經沔水又東逕左桑昭王沉水處也百姓於此佐  
喪言左喪訛也又東得合驛口朝廷驛使合王喪於  
此也注又有大斂口言昭王於此殮也又東謂之橫  
桑得昭王喪處也又東得死沔亦言王尸於此也  
今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  
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為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

復閱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和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推命者有子平五星宋景濂謂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所謂觀命祿而知骨體皆是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

術之行已久矣沿及後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術虛中之後唯子平尤造閩與五星之說景濂則謂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則今所傳聿思經者蓋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十一曜之說景濂以為無之而吳伯善甄鸞劉孝孫張胃玄之造但七曜而已按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圖南游今所謂徐子平則宋末徐彥昇耳其實非子平也

今天下稱孔氏必曰先聖之後然衛有孔達宋有孔  
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  
為孔張先聖既七世單傳而漢所謂孔將軍居右者  
何人耶

洪景廬謂宋時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  
身人為太子中舍無出身人蓋任子之類也述士大  
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書殊可笑云然則  
今之中書舍人固當稱為中舍矣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勛  
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

起

稱婪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莊季裕  
鷄肋若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椒  
酒從小者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婪尾又曰淋尾一云  
出侯白酒令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末坐遠酒行到  
遲出故連飲以慰取貪婪之義一云淋為燥如鐵出  
火貴其出色此尤無謂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詵碑德  
宗作段秀實碑宋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  
神宗作韓琦碑 大明太祖作徐達碑 孝宗作張  
巒碑

余嘗見孫兆孺言永順永靖二宣慰酉陽宣撫之民  
至今尚冠白巾云為諸葛武侯服孝後閱避暑錄載  
所觀唐明皇幸蜀圖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  
為諸葛武侯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則諸葛之  
道行於蠻貊一至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  
荊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供諸葛像不  
敢中坐官民守其三約惟謹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曰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執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  
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  
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  
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  
霽按正文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  
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能知故附記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  
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  
祥符中亦然豈亦五月五日生耶使釋氏得之當又

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余嘗怪蘇子瞻職為尚書學士承旨定州馬步都總  
 管官至端明侍讀二學士而階勛僅左朝奉郎騎都  
 尉又無爵邑以為怪後閱本傳知階勛不至大夫者  
 以生平不請磨勛故也至及子由所草行狀則嘗封  
 武功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子瞻生平亦不以入銜  
 故本傳遺之耳

舍弟嘗得一古剛卯有紬篆文不能辨余後復得一  
 剛卯製如之蓋純白玉而血侵入赤若雞冠按王莽  
 傳予前在大麓至於攝格深惟漢氏三七之院赤德

氣盡思切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  
 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  
 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  
 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  
 利按剛卯殺改也太剛昂以逐鬼也殺改太開堅也  
 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  
 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當中央從穿作  
 孔以絲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  
 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合祝融以教夔龍庶疫  
 剛瘴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合夔化順爾國化



仗茲靈文既正既直觚既方庶使剛瘳莫我敢當晉  
灼曰剛印長一寸廣五分當中央從中作孔而文微  
有異顏師古云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印按大小及  
文服說是也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  
乘輿諸侯王公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  
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  
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條赤絲絺滕  
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印同云前慎爾周伏化  
茲靈文同云前凡十六字然則雙印者兩剛印也分寸  
文字又當以此為據陶九成則謂當以服注為據蓋

莽禁之金刀則莽之所自鑄悔而

余所有正合長一寸二分方六分之制

宋趙丞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  
者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  
一相長一紀

宋人有虜廷事實一條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  
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  
主意者則去衣臥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  
名曰御斷致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  
是乎第古刑不生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宋時生染文有兒郎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俗

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元成皆七十九賜紫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故相司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然以蜀寇作不及宴其明年昉卒遽罷若洛社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前益州刺史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俱年七十而秘書監狄並暮河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洪景廬謂此會有兩廬真蓋誤以真為貞也後洛社耆英則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司封郎中席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秘書監致仕劉九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崇

福宮楚建中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年七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壽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六十四援盧狄例在會而不預圖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多高壽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裴賓客九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為太子少傅劉夢得為太子賓客俱七十三潞公又與中散大夫程暘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

杭州在正統間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慶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觸髅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觸髅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嗎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見葉隆遼志而本史不載

先睢陵元公晉書列傳人臣之首其時位太保在太傅鄭冲下然以其實考之未嘗任晉官職也內云帝新受命祥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瘦羸累乞遜位帝不許是終無答也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治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是終無入朝也

咸寧初詔太宰安平王孚太傅冲等十二人存銘太常配食于廟而獨無公是終不以為晉臣也夫豈惟高貴鄉公之慟哭文王之不拜而已

晉史司馬宣王張皇后傳言帝避魏武辟命托以風痺嘗一日曬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在側后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爨後欲誅曹爽復詐稱風痺爽黨李勝別之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曾臆何仲達之善托疾乃爾又太平御覽所引晉書高祖以漢祚將終不欲失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

於高祖門下蔭息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還報  
魏武遣辟仍敕曰若復不動可便收之高祖懼而應  
命與后紀事牴牾殊甚

王伯順困學紀聞云孔廟崇寧二年改用晁十二旒  
服九章攷孔氏東家雜記無之至弘治初以尚書王  
恕言始用天子禮樂嘉靖九年復如舊

在鄖陽迎春日鄉民以三尺木作籥聚土實其中使  
堅而擊之為村歌且舞曰此古擊壤遺法也按周據  
風牛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形如履先  
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

上按壤之為字從土且一中則已何所取節奏而歌  
乎周所記恐亦非是

刻水經者直云桑欽撰新唐志以為欽撰又云一作  
郭璞撰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桑欽  
君長晁氏讀書志欽成帝時人杜佑辨之云濟水過  
壽張本壽良光武所更名東北過臨濟本狄縣安帝  
所更名荷水過湖陸本湖陵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  
安本彘縣順帝所更名必後漢人撰王順伯則謂武  
侯壘乃諸葛武侯所營處魏興曹魏分漢中立魏興  
亦非後漢人所撰也其以為郭璞撰者豈用是手抑

本桑欽撰而後人以意改益之也  
王順伯記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貞司馬犯謂  
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  
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  
九門本有宮室又鄭康註禹貢云碣石在九門而今  
本皆無之

史稱張歐未嘗按人鼂錯之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  
棄市廷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自  
不以為冤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成獄也

襄陽城枕大江即漢江也按陸澄地里記云襄陽無

襄水十道志荆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為襄故  
陳水之上流亦名襄水無定名也今楚中不聞有此  
說

漢宣帝圖畫功臣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按漢宮  
殿疏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者三  
輔故事則云天祿石渠二閣不言麒麟閣也光武畫  
功臣鄧禹等於雲臺不言閣也按洛陽地志云雲臺  
高閣十四間唐文皇畫功臣長孫無忌等於凌烟閣  
初名戢武閣後昭宗徙洛陽宰相柳璨奏四鎮元帥  
梁王勛業冠古可創一閣圖畫以旌之詔曰魏賞彭

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嘉崇德之樓式視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内擇善地別造凌烟閣圖宜賜名天祐旌功之閣蓋閣成而摹弒遂矣真功臣之辱也凌烟名亦不雅秦二世為之欲與南山齊者

大業記載煬帝命虞世基等撰造郡邑圖志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圖上題書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肅即率更令詢長子草隸為時所重書家載詢子通而不言肅

蓋肅重於隋通重於唐也

語云汗青又曰殺青風俗通殺治也治竹作簡書之耳新青竹有汁易蠹故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索虜拓拔氏為李陵後見宋史云其國俗極諱之至本史則以為黃帝昌意之後

廣記載世說李元禮冽冽如長松下風周君聽聽如小松下風按世說元禮肅肅如松下風無此語

通語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儔盼也用脩尺牘

云殷往嗣今之僑盼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  
人晉書王敦與導書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下云表諸奸臣以嶠为首下云募生得嶠者當自拔  
其舌司馬通鑑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  
人生致之按其舌用脩尺牘亦因之故記於此  
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  
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  
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  
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謚文貞亦出奇門  
菩薩蠻詞杜陽編謂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

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  
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作女  
王曲音詞宛暢傳於樂部按此詞太白集已有之何  
得言大初中貢也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歷年桓榮  
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新唐書盧鴻當為鴻一見舊史與中嶽劉真人碑內  
所書同南齊張融云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  
以為鳥楚人以為乙一自楚越鴻常一取鴻一之名  
取此見困學紀聞亦可謂好奇矣



韓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縮衮皆擢第，衮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衮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今吳郡之長洲一名茂苑，獨王順伯以為古之長洲。此地云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曰：長洲之苑，韋昭以為在吳東，蓋廣陵之吳也。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時，萬歲通天中。此說似可據。○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二尺四寸簡三尺。

者舉成數也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杜氏註則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論語逸民於朱張，不論其行。王弼註朱張字，子弓即荀卿，以比孔子者也。

宣和中以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聖字為名者通行禁止，尋又用給事中趙野奏禁君皇天三字再禁。龍王主玉凡八字，蘇之承天寺改為能仁寺，見中吳紀聞。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欲立為后弗果帝大漸即自  
經於幄中張祐集載孟才人以歌筆獲寵帝疾亟才  
人為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或以為一人  
或以為一事李衛公兩朝獻替記則謂自上臨御王  
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歿群情無不驚  
懼然則才人者固於晏駕之前不良死與傳所記大  
不同

楚昭王避吳師自郢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  
即鄖子國在宋為安州今為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  
雲中即雲夢地江南為夢江北為雲鄖本楚都在江

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郢也陽春白雪之倡在  
是矣今之承天初為安陸蕭梁唐宋為鄖州所謂北  
郢也其在楚非都會地然則鄖曲仍當歸之江陵乃  
為當也

王楙云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而引元白之詩所  
謂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又云折君災  
難是通州又云黃泉便是通州郡蓋指今維揚之通  
州也不知元微之之通州司馬在蜀中其全集可攷  
○唐遺史載賈島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遂州  
長江簿北夢瑣言載温庭筠亦於逆旅中不識宣宗

卷五  
忤旨謫方城尉。據言謂島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島死於武宗世，遺史所載似誤。第以未登第舉人而得官簿尉，皆有謫詞，其時制度有不可曉者。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剪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傍支也。則渾戎衍經野客叢書云：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裔。後漢隱士霸之後，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裔。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之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濟

經世錄  
彛矩暢弘農人。晉世王氏無慮十餘派，而瑯琊為盛。○天開為災，見漢惠二年。齊東昏陳後主時，可謂驗矣。而見者往往為貴徵。余謂見天開而傍人無覩者，此自其目光圻也。余每被酒目熱，見月為二，其圓瑩光彩無異，凡二十餘度了，不為災祥，以此推之，可知矣。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食。鯽魚羹本傳則云：肅在南嗜鯽魚羹及茗飲。汁至北則嗜羊肉及酪漿。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

比

卷五

邦魚北邾莒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作奴因呼茗酪

奴其載不同如此

○天開蓋吹良菓惠二

○天開蓋吹良菓惠二

○天開蓋吹良菓惠二

○天開蓋吹良菓惠二

○天開蓋吹良菓惠二

○天開蓋吹良菓惠二

○天開蓋吹良菓惠二

